

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九十五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十四 碑碣五

金

楊文獻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
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
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
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大定已還文
治旣洽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第之選父
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

衰陋之習迄貞祐南渡名卿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
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
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
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
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
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
葉得人於茲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
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擴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
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
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才爾
殊最稱斯允商畧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愧是以
首一代而絕出然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

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與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他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已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則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封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宏農郡太夫人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宏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八歲善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詞賦亦中一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在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總

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卽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陞辭諭之曰卿至官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佑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朱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

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卒大敗如所料六年遷翰林
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
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懇故特留之以便咨訪卿
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權貨
提舉司王三錫奏請權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
戶部尚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
戢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權
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
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恤也興
定二年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五年築京師子城役兵
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籍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
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

聞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紀綱盡革前弊朕之待卿尚當不止此耳公泄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以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色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累大臣然聞之向西北兩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

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
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
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
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
能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舊人首授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
復翰林學士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小事一
戶部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
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
相或不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
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講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
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選首名爲經筵實
內相也每召見公獨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

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上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軼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

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不能決并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爵宏農郡侯諡曰文獻娶呂氏封宏農郡夫人子男二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適巨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

事姑嘗有後言卽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二弟仲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予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與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旣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可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太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以致苦言

至戒或寓於欵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明
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
史澹然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
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
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
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
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
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
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
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
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饗道或決水以瀦淮
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李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

朝臣公多諫辭言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乎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俟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勝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亂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

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當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勅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擄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旣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經等十有一人爲遊騎所迫渡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以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於河緩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

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下通爲一體今人一肢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詞有以太乙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叅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啟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姓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爲

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
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
皆藏於秘府孤子楊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
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
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
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
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文刻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天稟
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並以資大器備具
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
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
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

端舞嬰兒崑崙神泉侵木之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
復姿天廢商久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
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嗟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
何必西川詩

西京留守李公德政碑

邊元忠

更有不爲利回不爲義庀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知足以斷
決世稱曰能奉法尊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
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已爲最
又况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留守李
公乃兼而有之者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
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
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聞